

唯一進步的大眾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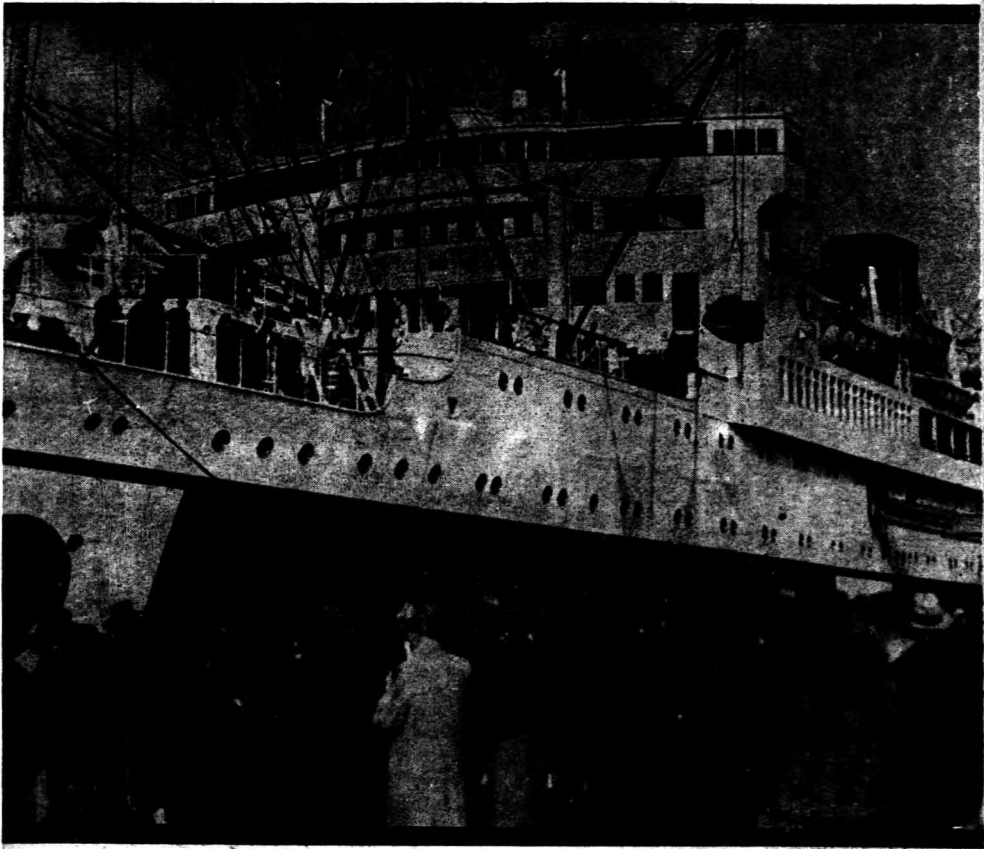
每逢

147 出版

友

友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發行



每册售價二角

No. 106 30. 12. 11.

第一期零六期

第一卷

關閉和平之門，掀起太平洋大戰之戎首，究屬何方？
釀成戰禍者係英美，接受失敗之教訓者亦必係英美！

日美戰爭終於爆發！

·成·

久已喧囂的太平洋日美戰爭，終於八日黎明之前以日海軍空襲夏威夷，馬尼刺，馬來半島，巴達維亞為爆發點而開始了！日海軍所以出此奇動的動機，係由於美國政府缺乏會議之誠意，徒行拖延時日，無補於和平之前途，而暗中進行備戰工作有以致之！實在美國，自不待言。至於從旁煽動與動誘之英國，亦為掀起太平洋戰爭之戎首。

溯自日本來相大使赴美進行折衝以來，倏經二十餘日，在此期間，來樞，野村兩大使會與美政府首腦共舉行七次正式會談，兩次非正式會談。美國政府一面以閃爍空洞之辭與日本週旋，一面則與A, B, C, D各國舉行秘密會議。視此，美國政府根本無誠意與日本進行和平談判。抑有進者，美國政府以華府會議作為進行談判之基本原則，足證美國對於遠東之新形勢根本缺乏了解，對於日本之基本國策及東條首相所宣佈之三項原則，亦屬懵然無知。猶空言和平，而實際上進行戰備，此種外交手段，實為關閉和平之門，鼓動戰爭之主要動力！日本政府雖努力於和平前途之打開，終遭美國政府之嚴閉固拒。因此，日本於認為和平絕望之後毅然訴諸武力，殆為正常與自然之發展。

日本在太平洋上對美作戰之目的，不在於佔領土或攫取原料供給地，而僅係出於自衛，同時，並促使英美之覺悟。因為英美兩國企圖壓迫亞洲之野心無時不露其鋒芒，其掣取與侵略之魔手實掩有整個亞洲各民族。其掣取遠東資源與壟斷遠東市場之手段，則為假藉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美麗言詞，以隱蔽太平洋上諸弱小民族，使其俯首就範，任意受其撥弄。惟近年以來，東亞民族對此壓榨苛求之陰謀，已洞悉無遺，從猛省與自覺之中，已形成共同反抗英美之聯合戰線，而以掌握東亞霸權，素稱世界海強之日本為中心，對於美國傳統之遠東政策及最近形成之A, B, C,



日本軍精銳，開路突擊之
工兵死於陣中。

D包圍陣勢毅然施一猛烈攻擊，目的即在排除英美在東亞之勢力，解脫東亞各民族所受之桎梏，其實任之繁重，前途之艱難，捨遠東之領導國家莫屬！此一意義為觀察日美戰爭前途所應首先認清者。
日美戰爭之起因及意義既如上述，戰爭之結果如何？可就下列諸點求得解答：

第一，美國目前方汲汲於造艦援英，同時，於突破德國在大西洋上之逆封鎖線而對英運送戰時物資上，須向大西洋方面移動相當數量之艦隊，如斯，美艦隊可供諸在太平洋上作戰者，實力頗形薄弱。美海長諾克斯雖自誇美國方有建造兩洋艦隊，並於十月二十七日海軍紀念日時演說謂：「美國海軍戰鬥艦之現在就役者，為三百四十六艘，計下建造及計劃中者為三百四十五艘，合計六百九十一艘，其次，補助艦目下就役者為三百二十三艘，建造及計劃中者為二百〇九艘，合計五百三十二艘。以上總計為一千二百二十三艘。又海軍所屬之空軍，截至十一月一日止，為四千五百三十五架，建造中者為五千八百三十二架，其他建造中者，果否為諾克斯所言，何時竣工，實屬疑問；加之工潮爆發，軍艦能否按照預定計劃完成，尤為一大疑問。

其次，自另一觀點言之，美國軍需工業之預算費已超過五百億元。此種空前軍需製造費用不獨擾亂及正常之國內經濟生活，且軍需工業三十萬，缺少之勞力與技術最感不足。例如航空工業本年需要熟練工人三十萬，此三十萬名勞力將由何更補給？再者，操縱美國工業界之C, I, O, 為軍需工業之絕大障害。形成C, I, O, 之中心勢力者為共產份子。自一九三五年以後，共產份子滲入美國工業界中，具有甚大勢力，現在復有所謂A, I, P, D, 之最大共產主義團體，及文化界組成之C, C, F,

團體。共產份子以此兩大團體與政府周旋，則美國所期望之增加軍需生產能力已成畫餅。

第三、美國於目前雖傾其全力於國防計劃，但現代美國人民在政治生活方面最為落伍，其國內之脆弱性即在人民崇尚自由主義，缺乏紀律與統一性，而紀律與統一性則為作戰必需之本質。另一方面，自羅斯福就任總統以後，強行其新經濟政策之結果，獨裁之色彩益形濃厚，因此招致人民不滿。上年十一月就任第三期總統以後，羅斯福曾宣稱力守中立，嗣後違背前言，修改中立法，漸次走入戰爭漩渦，然就大部分美國人民言之，反感心理至今猶彌漫全國，政府中孤立派之勢力，為民主黨上議員輩位，雷諾爾斯基列特，共和黨上議員萬丁伯，約翰生等幾近三十名，均為反羅斯福之政府人物，他為林白上校，彼輩得博士更為反戰之中堅份子。故美人民在心理上已預伏戰敗之念。

第四、美艦隊距離本國過遠，補充需時；日本軍艦隊以逸待勞，利用無數港灣為奇襲之根據地，可以近逼夏威夷與新嘉坡，故上述兩地之感受壓迫，殆為英美聯合艦隊之生死關頭。至於日海軍作戰之勇敢，各級軍艦皆具有獨特之優點，固已早為世界各國所公認。美國第五海軍區司令官多西古少將，於去歲海軍擴張預算案會議席上，力謂「日本海軍訓練良好，裝備亦頗充分，又日本之經濟力亦不容吾等忽視，現日本持有可推行更大規模戰爭之充分餘力。」一美駐日武官迭威斯上校亦謂：「日本人為世界上最勇敢之兵士，彼等不知恐怖。……對於因死而有所成就之事，樂於順從；國民甚至認為此即幸福，故其國家絕大強盛。」視此種種，雖日本之敵人猶不敢忽視，其實力與戰鬥力決非美國海軍所可比擬。

復就英美在南洋之軍備言之，馬來方面大部均係印度兵，少數為白人軍隊，最近增強者尤以澳洲兵及印度兵為多形成大混合之勢，其裝備，訓練，以及紀律，均不足以言戰。至於素稱美遠東軍根據地之菲律賓，除正規軍外，可能動員之預備兵僅有十五萬，餘者為土著軍隊，亦係烏合之衆。



軍派增英坡加新之中練訓烈猛

荷印及緬甸等兵力，最近雖增至五六倍之多，然因臨時召集，缺乏訓練，自亦無戰鬥力可言。

綜括上述各點，美國對日作戰在軍事上，政治上，以及地理上，均處於不利之地位。美國雖欲利用A, B, C, D之包圍形勢對日威脅，而復於日美會談中故作遲延，展示強硬，實則美國實力能否與日本海空軍相比，即最樂觀而素誇大之海長諾克斯亦不敢作肯定之答覆。至於煽動太平洋戰禍，暗中操縱日美會談之英國，方汲汲於大西洋上之應戰，以及防衛本土之安全，更有何力分遣強艦隊遠至太平洋印度洋上作戰？邱吉爾雖善自誇大，曾謂英國將追隨美國之後或實行對日作戰，無異於推動美國走入陷阱，害人亦適以自害。

因此，釀成此次太平洋上大戰之禍首厥為美國及其背後策動之英國，而忍受戰爭之痛苦，接受失敗之教訓者亦係英美兩國。吾人深信此次太平洋大戰以後，英美在遠東之勢力必將永久根除，遠東之新形勢必於大戰之後立即出現，日海軍之威容必藉此大戰而益形發揚光大，而真正新中國誕生，更有待於此次大戰了之勝利！

內容豐富

文字雋永

吾友合訂本第三號

本報合訂本，每季三個月發行一次，第三號自七月一日起至九月底止，共計二十七册，軟皮洋式精裝，每册僅收原價四元，外埠另加寄費一角九分。

吾友

第一卷第一百零六期
卅年十二月十一日出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號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本期要目

本月二日第二次撤退外人，自橫濱向美出航之一龍田丸(封面)
日美戰爭終於爆發
對日海軍作戰論
德國所計劃的新大陸希特勒勝利之謎
依雲談天
生活與習慣
漫談嗜好
怒海餘生
鑽戒的夢
恨
我母親的男人(中篇)
為誰鐘嗎?(長篇)

美國人民自欺欺人的—— 二對一日一海一軍一作一戰一論

明譯

美國的新聞界，現在正狂喊着獨善的日美海戰論。不這意見並不一致，譬如有關日美海軍之決戰必至，則有的就主張，「兩海軍不能有大衝突」。甲的議論封鎖戰，是海軍決戰的前哨戰，乙則反駁為必在海軍一決雌雄之後，才能完成封鎖。有的認為大西太平洋兩洋作戰，不能同時實行，則有的以為對日戰，備潛水艦與空軍即行足用，甲論之戰，蛙鳴蟬噪，誠名稱其實的「言論之國」。

然而我們不要忘記的一件事，戰爭不是言語的世界乃是實力的世界。一旦訴諸於實戰，則此若干妄想與希望，恐終必難免化為灰塵，無異於南柯一夢。

後面所譯出的兩篇文字，當然都是獨善的希望之觀測，前者是日美海軍決戰必至論者——「米恰爾」的看法，後者是日美間不會有大海戰的論者——「德奇」的看法。

三個決戰的進路

英國之基地亦行利用

米恰爾

華盛頓條約成立時，美日兩海軍當局者，均極失望。因為美國在西太平洋沒有基地，對於有美國的十分之六的海軍力之日本，如想進攻，幾乎是不可能，同樣的，日本的艦隊，也不能進入美國水域。換言之，戰爭勃發時，日美兩海軍，於七千哩無人水域上，其所以不得不相對峙的，也就是這個理由。

距離是地愈遠，艦隊的活動力，愈減小，這是海軍的公理。在東部太平洋上美國有巴拿馬運河，夏威夷，阿留鄂三地所連結的三角防禦線。美國海軍力，可以說是佔絕對優勢，太平洋沿岸的防備，也極強化。而且美國更正在想要獲得科科斯，加拉巴哥兩羣島為基地。因為南美的西海岸距離日本非常的遠，總可以安全，所以在這方面，無有再找基地之必要。

不過在西太平洋，美國的立場，却十分安全。夏威夷以西，美國有多數之前哨基地，於薩摩亞等羣島上，最近作成空軍潛水艦基地，使之大部分，成為要塞化。更在西方，有維克島與關島。關島離日本，是一千三百哩，離菲律賓只是二百哩的近距離。然而這些島嶼之設施，並不能維持大規模的作戰。維克島，位於夏威夷與日本之間，以優勢之美海軍，也許能維持此地之安全，可是維克島以西，美艦隊，却要遭遇到大困難——

因為日本控制着南洋羣島的關係。此日本領諸島，正採取着中斷美國與菲律賓連絡線的姿勢，由作戰的立場上來說，將美國艦隊，送進菲律賓時，實有莫大之障礙。

日美戰爭發動時，美國將立於為了防禦美國的領土，不得不先行攻擊日本之不幸的立場。美國為獲得本國軍需工業所絕對必要之橡皮，錫，鎳，金雞那等資源，也必須採取此種措置。然以現在美國之亞細亞艦隊的海力軍，來防止日本海軍對這些島嶼的攻擊，終不可能。

日本海軍，必引美國艦隊至日本水域，而後發動其一大決戰。因而日本海軍，一般的戰略的觀念，是防禦的；其艦船，也是依諸於適合日本近海及中國海作戰而建造的。因為基地及補助艦之不足，所以日本海軍之攻擊，恐不能超過擊取菲律賓及關島之程度。如夏威夷及美本土攻擊等，終不能不受限制。於阿留鄂，阿拉斯加強化之趨勢下，來攻擊夏威夷及美本土，日本之犧牲必大，且雖能一時占領，終不能永久確保。因而日本之海軍，在東部及中部太平洋上，只能實行通商破壞戰。此者以日本之潛水艦，航空母艦，巡洋艦等現勢力言之，許不會受到任何大的威脅。

從美國的立場來看，橡皮，錫，鎳等之供給，若行斷絕，實係一最大打擊。然而石油，鐵，鋼，亞鉛，棉等之對日供給，如與以遮斷，也一定與以打擊吧！日本之轟炸機，雖能對美太平洋實行攻擊，然終未何如美國之轟炸機，對日本之密集都市，所與的打擊為大。於日本之戰爭遂行力，由封鎖而被破壞之前，美海軍與日本海軍，一定要一決雌雄。美國之太平洋作戰，是必須如此的，然而怎樣做，美海軍能够得成功呢？

使戰鬥艦隊進攻太平洋時，有三條路。第一，由阿留鄂南方的一條路。此路的最大缺點，就是接近於日本領土，易受機雷，潛水艦，轟炸機襲擊。第二條路，即太平洋正中心一條路，此路必然的，要經過日本的南洋諸島，美海軍雖可依據太平洋前哨基地，繼續西進，然日本海軍對此，必與以極猛烈之轟炸機，機雷，魚雷等的襲擊，來阻礙美艦隊進攻的機會。

第三，由於與英國之協定，可以使用英國基地——特別是新嘉坡來作戰。此路最長，然而比較的安全。

在遠東，英國的弱點，是軍艦不足，美國的弱點，是基地不足。因而美國艦隊使用英國基地而活動，最為上策。實際，美海軍當局，正在詳細的計畫此英美共同作戰。若以新嘉坡為基地而活動，從位置上來說，對日封鎖，是比較容易的。假如日本對此，以攻擊菲律賓及其他南方諸島作報

德國人所計劃的新大陸

煦東

把世界分成三大洲，就是：「大西洋洲」，「汎美洲」，和「汎亞洲」



因為法國維多政府有興建非洲薩哈拉沙漠大鐵路之偉大的計劃，而引起了德國人計劃一個更偉大，而且還超過法國的計劃，就是創立一個聯邦非兩大洲的計劃，而要稱這個新大陸叫「大西洋洲」(Atlantropa)。

這個計劃的設計者，是一位德國慕尼黑城的人，是一位五十六歲的工程師，名字叫做「赫爾曼·蘇爾基維」。他計劃將全球依經濟和地理上的主要因素分成三大洲：就是「大西洋洲」(Atlantropa)、「汎美洲」(Pan-America)、「汎亞洲」(Pan-Asia)。每個大洲約同樣的大小，各佔面積約由一千五百萬到一千七百萬方哩。

據原設計人的預測說，假如這個計劃一朝得以實現，世界的繁榮是可以得到的。不過他們認為如果沒有國際的合作，是不會實現的。如果合作起來，受惠的是每個國家。

這個計劃的內容是要用水閘將歐洲的西班牙和非洲的摩洛哥，以及義大利，西西里和突尼斯連接起來；更要在直布羅陀，突尼斯及其他地方建立龐大無比的發電廠；也要使地中海的水面降低；也要開鑿一條從大西洋經過法國西南部而達地中海盆地的運河；更要開河築壩而開闢非洲的荒地。

蘇爾基維前後曾刊發三次計劃書，第一次在一九二九年，書名叫「汎歐洲」，第二次刊發在一九三二年，第三次刊發在一九三八年。內容對於政治，經濟各方面一切相關的問題都討論得極其詳盡，並且選用圖表來加以說明。

按著這個計劃，若是開掘河渠以開發非洲北部的荒地，從技術方面來說，是決沒有困難的；因為在非洲的北部，有的地方就比地中海的海面低下。至於開鑿通過法國西南部而連大西洋與地中海的運河，則大約需時六十年左右的时间；不過在五十年之後，就可以有六萬方哩的地得以澆灌的土地。據蘇爾基維推測，要完成這個「大西洋洲」的期限，當需時二百年左右。

若是用極大的水閘，將大西洋的水隔斷，而地中海中一部份的水則藉運河分別導引，而灌溉非洲北部的荒地。據蘇爾基維說，從水中將食鹽提取出來，那是第二重技術工作了。就是不能將食鹽提取出來，那麼海水也能在非洲北部變成河渠及湖澤以供商運；其餘的問題則可以由大自然解決了；因為有了河流和湖澤，藉著自然的水蒸氣的作用，就可以有雨來降在田間了。蘇爾基維說，「剛果」境內的一部份盆地，在旱年就是湖，如果實行導水的工程，那麼乾了的湖又可以有水來灌入了。

若將地中海的水面降低，至少在那裏可以露出二十二萬方哩的陸地。幾萬萬的歐洲人又可以有土地了。不過要實現這個「大西洋洲」的全部計劃。

自一九二九年二次歐戰揭幕以還，希特勒勢力下之納粹德國，可謂勢如破竹，戰無不克，原來其中有一個勝利之謎！一九三九年九月，當希特勒進行其首次戰役而侵入波蘭時，英國的參謀本部即加以譏笑，軍事家的相互稱讚，且更為世界稱羨。原因是那時適值波蘭的雨季，而波蘭素有「泥濘之古戰場」之

劃，大約要用八百萬萬元。

這個計劃是根據地中海的水的出路，只有供作蒸發之一途；並且地中海的水面能保持它的現在的水平面，全是藉著由大西洋經過直布羅陀海峽而流入的海水來抵補。據工程師推算從大西洋經過直布羅陀海峽所流入地中海的水，每秒鐘有三百萬立方呎，約等於美國的尼加拉大瀑布電力的十二倍。這個總大的水力至今尚未為人所採用，實在未免可惜。

據科學家說，從地中海每年所蒸發出去的水，約有六十五吋，假如沒有外邊的水流入進來，那麼地中海的水面就要降低了那麼些的高度。不過其中自然還要有水從黑海方面經過「博斯浦魯斯」流入進來。

若是修築水閘之後，在直布羅陀一處，就可以發七千萬匹馬力的動力，在加里波里可以發八百萬匹馬力的動力，在突尼斯，埃及和美辛納和起來可以發七千萬匹馬力的動力；所以總起來，計有一萬萬五千匹馬力的動力，至多可以達到二萬萬匹馬力的動力。

除了這個總大的水力可以應用之外，尚有新開的良田出現，將成為歐洲最肥沃的良田，也就是將來的歐洲的新食庫。

至於貫穿歐非兩洲的大鐵路，將建在西西里與突尼斯之間，北岸接軌處可直通歐洲北部各處；南岸接軌處可直達南非好望角。這種交通於經濟上是有莫大的價值的了。

稱。英人預料屆時德國的坦克車定將陷於泥濘，而失去戰爭之主動力之大部。然而天竟不雨。去年五月，當德軍越過荷蘭時，英法雖稍獲憂德軍之將至。但他們依然爭辯，以為法國境內的春天是雨季，機械化部隊若無空軍之援助，決不能作大規模之軍事行動，而空軍的援助在天

希特勒勝利之謎

唐·類

依雲樓天 沈耳

七談

一個男人或是一個女人，都只是一件什麼的...

只有處在男女共同的世界裏，才覺得安心適...

讀書摘記

蘇捷

△創造是造成一個美的境界，欣賞是領...

△創作總根於愛。其他的東西怎樣都好，我們把...

「你愛你麼？」 「他愛你麼？」 「你愛你麼？」

生活與習慣

奇

「習慣」能使人轉變了固有的性格與氣度，這並不是隨度之辭，而是非常真實的。並且從「習慣」這一個字面上看去，就很顯然地看到，若是居在某種環境中很久，他使沒有什麼不慣的意思。可是這種習慣的轉移性，並不能算作自願的轉換，而是客觀的改變；至多也只能說是性格在一種不慣的生活方式之下，磨練得習慣了，他們也許是不自覺的。

前一些時，我會遇到一位從小便認識，而後來隔絕了多年的朋友，他的面龐依舊很消瘦，依舊很清瘦，不過比從前剛強些，但也沒有脫盡談話，都帶點顫抖的懼怯神情。我以為他在外面和教書，因為他的性格與體質是最適合這種職業了。豈知當我問他職業的時候，他竟大笑起來：

「哈哈！你以為我還是以以前那樣的懦弱嗎？老兄，告訴你吧，我已是一個會殺人的軍人了！」

這種狂放的笑，以及這人無論那方面都不相稱的職業，使我受了震驚，初不明白這是否真實，後來給他自信的態度征服了我，於是就思索這人成爲軍人的原因與可能，覺得不能不令人懷疑。

「難道你這樣勇敢了嗎？」我試探他。
「並非勇敢，只不過不胆怯罷了！」
記得從前，他和我在友人中算是最胆小，見了狗也怕，聽見打雷也怕，夜間不敢走路，狂風的怒吼不及田間的蛙鳴

無題

昨天有人告訴我這樣一段故事：
在一個凍得行人鼻子頭發長的早晨，彙行人路的橋角下，蜷臥着一個老婆婆；從滿臉的皺紋和憔悴的容顏，可以想像出年青時所受到的風霜和現在生活的貧困；其年紀的高，足有一個脫落牙齒應該享受了孫的侍奉着的老祖母年紀了。但是她却臥在一堆乾草上在寒風中發抖。

中國人是不缺少愛好殘酷在刑場看殺人而鼓掌的天性的。因此過路人，空手走路的如的，挑担的，商人，胖胖地紳士的，以及紳士模樣的人……一會兒來，看一這套精妙神奇的戲法了。這時這羣旁觀者有人發言：
甲：「這老奶媽年紀可實在不小了。」
乙：「可不。看光景總得有六十出頭。」

丙：「喂！你看這臉，一下子數紋。」
丁：「廢話！人老了沒有數紋有什麼？」
戊：「衣服多破！」
己：「凍得都打哆嗦了。」
庚：「怎麼躺在這裏呢？」
辛：「窮人嘛！」
壬：「一定是餓的。」
癸：「那麼誰可憐給點東西吃？」
甲：「可真是。」
乙：「太可憐了。」
丙：「嘿！你看這老奶媽子身上多髒！」
丁：「實在。看這個簡直有碍衛生。」
戊：「果然是。」
己：「咳！看這個有礙意思？」
庚：「還是快走開吧！」
於是乎「唰」一聲，像一羣鳥兒受獵人手中槍的一擊一樣，觀者立刻都瓦解而各行其路了。
於是乎這白髮的老婆婆就照舊的還在寒風中發抖。講故事的人在我跟前說得眉飛色舞。我心裏感到一陣黯然。

「習慣」能轉變了人的一切，能使一個瘦小蒼白的面龐上生出一對紅眼睛，這一對紅了的眼睛看什麼，皆用戰時的神情。爲了「生活」而「習慣」這些事的我的朋友，他給予我一個很大的教訓。
「習慣」能轉變了人的一切，能使一個瘦小蒼白的面龐上生出一對紅眼睛，這一對紅了的眼睛看什麼，皆用戰時的神情。爲了「生活」而「習慣」這些事的我的朋友，他給予我一個很大的教訓。
「習慣」能轉變了人的一切，能使一個瘦小蒼白的面龐上生出一對紅眼睛，這一對紅了的眼睛看什麼，皆用戰時的神情。爲了「生活」而「習慣」這些事的我的朋友，他給予我一個很大的教訓。
「習慣」能轉變了人的一切，能使一個瘦小蒼白的面龐上生出一對紅眼睛，這一對紅了的眼睛看什麼，皆用戰時的神情。爲了「生活」而「習慣」這些事的我的朋友，他給予我一個很大的教訓。

「你爲什麼要受這樣的罪呢？」
「生活命令我去的。」
「生活？」

「這中間經過了很長久的內心的紛亂和抗拒。」
「不，這中間經過了很長久的內心的紛亂和抗拒。」
他告訴我很多的話，譬如說，他從前每晚不敢走路，行軍偏遇見有意無意的夜間開拔，而且他又負着使命，需要一個人連帶大軍進行的時候，經過了法的事，經過了進行的森林時，衣襟，也得前進，在火線上與死亡掙扎，毀壞別人的生命，吮吸屍體的污血解渴之類的事，從前一件是他從人家幹的。
「你爲什麼要受這樣的罪呢？」
「生活命令我去的。」
「生活？」

全國圖書之總庫
龍門聯合書局
北京分局
各校同學購書隨送
九折優待券
地址：正誼西單商場北樓
和外琉璃廠西門一五五號

告訴小姊妹們

姊妹們！

妳明白現實下

自學的的必要嗎？

阿昭

「也許要等到若干年後國民教育水準的提高及健康心理再建等等成功之日，才有消滅的可能，在目前恐怕除了婦女本身自來以外，沒有更較好的辦法了！」

姊妹們！請你們再讀一遍袁君的文章。我們希望姊妹們去分辨，也不渴求妳們的吹播：什麼解放啦，平等啦，福祉社會的職權啦。我敢說，現在我們都驚醒了！從女子只應植髮熨髮之風的封閉下，我們終於衝出這道牆來，吸一口人類的氣息。千百年來被拘禁着的我們，一旦咬破絲籠翱翔空際，又被男人搵弄起來了！這又怪誰呢？男人笑我們像花瓶，戲謔我們如玩兒，同時更有一部份姊妹痛聲疾呼以孤獨號召而美其名服務社會的花瓶——這不只卑鄙且可嘆的新名詞。現在呢？花瓶的時代似乎過去了，但是還有不少人揮着鞭子喚醒我們的記憶，為要切實地將玩物號召一掃蕩盡。好了，姊妹們！請你來長記憶靜靜地回想下。我再給妳一個比方，孔雀開屏是靜靜的事，一旦翠羽屏開不知要圍進多少人，來圍進牠的羽色。是不！大多數人承認，我們中國人民好奇心勝，只要你蹲在地上靜看一隻蟻虫爬動，不會兒就要圍得水洩不通。對蟻虫如此，對禽鳥亦如此，其或於睡出的一口痰，亦後如此！那末，何現在大門二門內監禁千百年一旦躍出踏進男子社會的姊妹呢！「花瓶」喧嘩熱熾的時候，我還在初小，也不過剛剛認識家以外的學校園

體，又那能明白更大的男女社會呢！姊妹們，我體知你也是如此過沒有，「花瓶」的興起是我們男女對半的擔負。我們女子天賦予我們的麗質有別於男子，又加上歷代詩人詞家吟吟女人的柔美，於是我們婦女因詞句的渲染不只美而且外加神祕了！新的波瀾湧起，姊妹由家的門限邁進社會的大冶爐，我們不只開放開步行對街且能在街裏裏和男人一樣的作家以外的事。這，對於我們女子，是新的功績，對於男子又何當不是新的趣味呢！這話小兄弟們看了，一定不服氣。但是，請你稍靜一會，容我慢慢說。

自高喊男女平等的那天起，直到女人真的走進男子中心的社會服務止，是有什麼實力充填我們會在禮教圍籬下前行，誰也不想用什麼滋養管吶喊，被煽動獨步前行，誰也不想用什麼滋養栽植這雛形的胎兒！大家都任縱其意，隨他東飛西遊，在他自己以為是取得自由了，而且如他人一樣的任遊大地，這不僅是值得快活的事，而且幾分光榮。對於觀者，又何嘗不是新趣味呢！生活平凡了，就想去尋些笑料，來描繪呆板的日，這是最普遍的事情。在公事房裏竟日埋首案頭，也很枯澀了，突然揮進幾個由家門過出的女子共事，不更是新的嚐試；談論的資料嗎？只可憐我們勇敢的前輩姊妹，空着肚腹，空着心胸，僅僅挾着多少年來我們只有能有的家通經；而憑着爭取的上進心，開悟自己的繩索，來與男子站在同一線上換一口同是人的氣息！那末我們怪誰呢？吶喊的音調至終不會低落，但是滋潤我們的營養却始終沒吞入，沒人想到理會坐苦功勞，反而爭奪着顯露頭角，結果我們只會坐在辦公室裏東遙西望，飲杯茶，修指甲，梳梳頭髮，我們還會什麼呢？學校的教育不給我們真的技能，家庭的經驗也不能給我們社會上謀生的技術，社會吧，我們又初次踏進來！那末，輔力最大的只有共事的男子了，但是，他們不但不輔佐，反倒聚攏一邊說風涼話。姊妹們！你想想，「花瓶」是我們姊妹們不打工招，還是環境逼成的呢？抑或

男子們向我們打哈哈呢？這一點，我絕不能寬恕男子，他們不盡為人互助的任務，來挽救由禮教的壓榨下掙扎出平等自由的女先鋒，給她們一些真價實或助，這些他們都不作！却都一個個躲在一個編詞嘲弄，給我們先輩姊妹扣上一個嬌弱的名字，任意欺笑，任意戲弄。她們能辦取什麼呢？像她們大膽指出來的有限的幾個，胸襟又不曾裝滿博識識故，又遭受社會不容氣的當頭棒，三十年來我們好像解脫了！但是，實際呢！我們現在需要的，不只是實際的解放，我們更切要的乃是解放自己的實力！

正如袁君說的，現在社會上的職業婦女，只有兩個原因將她們趨向社會來。最普遍的，是因迫於經濟而離開學校教育在社會一角謀生的姊妹。也正因為普遍的普通，才成了我們目前最嚴重的問題！再廣泛的說也是我們的社會問題。近幾年已有不少人看出將男子教育原本照方的施給女子，是個決大的錯誤！於是為要挽救這將亡的危機，已雲集響應的在提倡女子職業教育了！這些雖都在萌芽期，但是我們也很高興！我們不怕這線曙光明亮的慢，我們很畏懼牠沒有成果！是不？姊妹們！但是，現實沒有絕好的培養所在，難道我們就東張西望的哀嘆嗎？我們扔下書包來到辦公室裏就是我們為人求學的過渡期嗎？不！絕不！我們可以在各方面「自學」，像我們先人說的「學無止境」，到處是學問，處處都可學。將我們業餘的精力都消磨在求討裏，他們還會笑我們只是點綴的美玩意兒嗎？我們自己也不會將多餘的時間完全用在服飾與娛樂場裏。如此，所收的成效，狹義的說，在為人上進的旅程裏我們沒退後一步，而於無形中擴展了自己，獲得了自己解放自己的實力。廣義的說，我們又獲得了是轉動社會大眾的一員呢！在我們為人的最大任務——「服務人羣」裏，才真正的沒有男女的分別，才確是「解放」的完全獲得！姊妹們！來！尤其在職業線上的姊妹，好更

應該來呢！社會給妳的虛偽面孔，我們這裏沒有！公事房裏的機械生活，我們這裏能信妳活潑與憤的調劑！妳要坦白，這裏都是，妳要熱誠，這裏也不少！妳要學問，我們更可以互換分取，妳還要什麼？她們都能在攜進下慢慢的給妳！妳還不要嗎？自己不想解放自己，誰來給妳自由呢？這正是我們換口氣的時候，一個人兩個人怎能將千百年來的限制翻轉來呢！妳需要實力，妳需要本領，社會都不給妳！難道妳就不想將我們的姊妹大眾連在一起來求「自給」嗎？

談嗜好

利用嗜好的特性，養成有益於心身的嗜好。

嗜好，這名詞並不算壞，舉凡性之所好，皆可謂之曰嗜好。但當我們聽說某青年人有嗜好，便不禁搖首而為之惋惜。蓋此所謂嗜好者，乃指吃喝嫖賭四道，於是搖首惋惜焉！

我也有嗜好，並且我承認有兩種嗜好；不過，哥兒們先不必搖首，也無須為我惋惜，原因我於吃喝嫖賭之道，從來未敢問津！我的第一個嗜好，是從我七歲起，便有了這種嗜好，直到今天，這可以說還是我唯一的嗜好！不管我是多麼忙，多麼懶，天氣多麼冷，多麼熱，我也不肯拋棄了牠，荒廢了牠，正如一個吸白面的人，當了鴉子，實了鴉，甚至攻堂自盜也得過白面隱是一樣的羞慚！

無聞嗎？二十世紀賦與我們的已不是禁錮了！妳應當活躍，妳應當出來，為我們姊妹淌些血汗，為我們的整個婦女界勞動心力，去攫取我們的希望，爭得我們真正的解放！

在我們這裏，能夠告訴妳如何自勵，如何鍛治，還會影響妳使妳在生活上再影響別人。這也是我們的目標，也是我們「要」作的工作。雖然我們在這短短生命裏還沒有費了不得的功績，但在我要問妳：妳是要不費力的獲得來享受嗎？世界上任何事都是下過苦功夫飽受苦滋味而來的呀！

妳來！我們萬分歡迎妳！妳不來，我們也不遺棄，我們希望大家的精神結合與日俱增，更加

一友

我的嗜好是什麼呢？告訴兄弟們，得大吃一驚，驚的什麼呢？驚的是太平凡了！但是這在我，都認身的，不惟不凡，而且這嗜好是有益為心的，能够使人青年心性；到底這嗜好是什麼呢？「寫字」！我從七歲進家塾，寫紅模子，寫點格子的仿，寫白摺子，一直到今天，我愛寫字，我認寫字不只可以成就一種藝術，而且還可以陶冶我的性情，所以我從不肯輕易間斷；在高中時代，曾經因為考試過於逼命，中間休息了些日子，在這時期，心裏總好像放了點兒什麼似的！還時時的心情，大約和白色房子相似，轉遊的那些哥兒們的，有些兒相似，一到了暑假，寒暑假又恢復了我的寫字的嗜好。

堅固！

姊妹們！我真不知怎樣將誠摯的熱懷寄托去筆尖上，浸漬在大家的心坎裏。總括我今天的話，就是要妳在目前缺乏營養的時候，來自己鍛鍊自己，加強自己。讓社會看看我們有自學的方法培養自己，有垂首不言的忍耐創造自己！祝福你們！

請用二角錢，買一本最有價值，最有趣味的讀物！

「吾友」

兄弟們，我這嗜好不壞吧？但是第二個嗜好，不大好，我知道，就是吸煙捲，從十九歲吸起，一直到今天，為了吸煙捲我會鬧過幾，父親百般的羞辱與勸阻我，但是「愛」，有什麼法子，讀書的時代，吸的少點兒，可是自從作事以後，二十支的「馬可利」，一天一包，有時候還不夠，自從和黃表妹常出去玩，她不僅不吸，並且還怕煙的味兒，所以總不許我吸，還常常對我說些煙捲於人之健康上的利害關係！其實這些我早明白，我也打算一狠心戒煙，無奈每逢伏在桌上寫稿的時候，不由我就想燃上支煙捲，煙癮思滿，說起也怪，沒點上煙捲，任憑你的筆尖在紙上怎麼忙，也恍不出一個字來，及至點上了煙捲，縱使你想休息會兒，可是腦子不閑着了，只好寫吧！現在我愛黃表妹，但是我也愛煙捲，折衷的辦法：少吸，每天有個七八支煙捲，足夠了。

因為我個人有嗜好，所以我知道嗜好的魔力是相當的偉大。我想勸告兄弟們也養成一種嗜好的特性，我們不一定必要嗜好煙酒之流，可以利用嗜好的魔力，養成書畫，手工等等有益於心身的嗜好，我相信這樣堅強的嗜好於一種工作，一定有美滿的成功。

親愛的兄弟們：

淡個熱鬧哇？

兄弟們！

本月二十一日是吾友的週年紀念日，冷儀女士已携同姊妹們商量着怎樣熱鬧一下呢，那兒咱們也不能缺呢，兄弟們有什麼行新花樣招出來，也在們園地裏熱鬧熱鬧，以資慶祝，如何？祝快樂

告小弟兄們

(一友)

友舟



「安格魯撒克遜號」的僅存的兩個生還者在一隻孤舟裏經過七十天的饑渴和暴雨，越過了三千哩的大洋而遇救。

一怒一海餘一生(上)

啟亨

Guy Paracdonnes 著

譯自 Readers Digest 一九四一，九月號

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三的夜裏，一艘英國不定期輪船「安格魯撒克遜號」滿載煤塊預備向南美運送，已經離開亞速爾 (Azores) 位於大西洋北部) 島五〇〇哩，在波濤洶湧的大洋中向西南方平穩地航去。這時夜色黑得得很，低沉的烏雲在天邊疾流着。

測運滾來四個爆炸聲，因為是緊連的爆炸，聽來像是一個聲音一樣，把船身從頭到尾給整個地震動了一下。在半哩來遠的地方，遙遙望見一個黑漆的形象向離疾駛而來，突然一聲，砲彈，轟然地炸裂了。敵艦的第一砲將「安格魯撒克遜號」的前甲板上的水手完全炸死了。後來，一陣接連不斷的彈雨時船機艙尾也炸斷。救生艇完全燃起火來，無線電天線已炸得無影無踪。兩名水手在船橋上望見一隻救生艇漸漸從大

船上放了下去，他們搶着爬了進去。當小艇落在水面時，又有三名水手從船上跳了下來，片刻後又有兩名水手由輪船甲板上跳入了這隻小艇。小艇漸漸地離開了輪船攪動着的暗輪，却被大浪冲到敵艦左近一百呎的險境。水手們都像被逐的野獸似的在小艇里屈伏着，幾乎都嚇得停止了呼吸。這時「安格魯撒克遜號」的週遭突然即出現火光，在海浪上起伏不定。原來就是那些被燒滅的救生艇！敵艦又在砲擊；起伏不定的火光漸漸地消失不見。救生艇和那上邊依附著逃生者全消滅在大洋之中了。

「安格魯撒克遜號」的四十名水手中七個逃生者在這小艇里擠得堆積着，在不幸中度過了這陰慘的一夜。天破曉的時候，他們什麼也看不見！只有一望無際的大海和天空。

大副狄尼 (C.B. Denny) 代替船長繼續指揮一切。他頭一件注意的事是那些受傷的水手們。二副比利西 (R.H. Pilcher) 的傷勢非常嚴重。他的左腳整個被榴霰彈給炸穿了。由於機械師的幫助，大副將二副的血跡模糊的腳用海水洗拭了一遍，他所能做的只有這一點。他們把他抬到船首帆索的地方。

鐵手李查伯尼 (Richard Penny) 的左臀部被榴霰彈炸得血肉橫飛，副廚子李恩廉德干 (Leslie Morgan) 的右腳跟骨給炸成了鑄齒形，骨頭露在外面。水手羅勃達勞斯考德 (Robert Tarp Scott) 的門牙跌掉了一個，筋肉剖露在外邊。水手威迪古伯 (Roy Widdicombe) 的手也被掃傷了，是在小艇落下時在船臺上撲傷的。

盡可能的把受傷的水手弄得舒適些後，大副就發令向西南西的里厄德羣島 (Leeward Islands) ——拉於西印度羣島之北方) 航行。要在一隻只有十八呎長的孤舟里開過二八〇〇哩的怒濤！但他們走這條路是不得已的；狂風和海浪使他們不能向東方航行。尚未受傷的水手將體中的水一點點地督督出去，拔起鏟來，升起粗硬的桅竿，開始向前方航行。他們還帶來一些吃的東西。一共有的是三個方磅的罐頭牛肉，十一罐煉乳和二十二磅餅乾。貯水桶里有半桶多淡水——大約是四加倫多些吧。

恐怕只有二副一人還從大船上搶下一點東西來。他拿下來一把保險刀，一磅烟葉，一支煙斗，他的機師日記和時間表，和一本聖經佳句擇記冊，一年中每日記入一句佳句。這時大家却將這本擇記冊當作捲烟捲的包皮用了，在吸食這些煙捲以前，他都要讀一下那上面記着的佳句。大副又將二副的時間表的背面做為航海日誌了。他並在船線上刻畫點畫以替代日曆。

一直到晚上，他們才頭一次吃點東西，每人得一片餅乾。轉天紅日東升時，他們才頭一次想到喝水。大副把每人每日的口糧的分配是這樣：早晚各給半壺淡水，稍攪些煉乳，和幾片餅乾。

上來他們向前航行得相當順利無阻，可是到星期日那天，忽然颶起狂風來了，因之船就迷失了航路。一整天他們無目的地被風吹襲着，太陽如火地曝射着他們。他們的身體已經晒得失去了水分，要不是先將餅乾用水浸濕了，吞食那些乾硬的餅乾實在是不可能的。

麥利西和穆干的傷痛加重了。他們的撕裂了

的脚已漸見腫脹，實在有把他們的腳帶去掉的必要。去掉以後，難挨的臭氣充滿了整個的船板。早晨六時，大副開始給大家分配淡水。分配完了時，他說：「諸位，今天該是星期娛樂會，晚上我們可以吃牛肉了。」水手們都聚精會神地望着他開罐頭，開完了，他把其中的羊肉分成了兩份。他們一點點的嚼着，一點肉末也不讓它丟過。這比嚼乳又愉快得多了。

但是第二天——就在第二天——在這因風停駛的船里的人們，身上受的苦痛實在難忍了。赤熱的太陽真是令人無法忍受，在船帆後邊躲避着的水手們，身上感到像掉在火爐裏一般的燒痛。他們已乾渴到了極點。他們的毛孔再也沒有水分，已經關閉起來；他們的皮膚因毒日的曬曝都捲起乾硬的皺紋。唾液也乾竭了。早晨分得的半壺水，他們狂飲而下，像是一滴水落在一張吸墨紙上一樣。

未受傷的水手為受傷的水手向身上汲一點水，再自己弄一點水，却要小心將自己的臉離開水面，不然要心不由己的喝一口海水的。這樣他們由毛孔里吸入一點水，嘴裏還能生一點口水，這種但補救的辦法只是暫時的而已，並不能支持到許久。

在第七天的晚上為了振作大家的精神，大副想起一個抽彩的辦法。規定了七天——九月九日至十五日——看那一天他們可以遇救或能見到陸地。這樣，水手都將自己的名字和猜定的日子寫在一張紙條上，擲在大副的帽子里，由廚師從中抽選一個。失敗者應為得獎者買他所飲下的酒。

這種抽獎的遊戲得到很大的成功。水手們對於他們抽定的日子吵鬧得聲嘶力竭，到夜深時還在談論着實情。這真是一個抽獎的遊戲，對於他們遇救的日子好像是就為地確定了。

轉天海風異常強烈，海浪也顯得特別狂暴。他們大家都拼命最後一次歡飲了，他們用乾渴的聲音互相告訴着。喝完酒，他們睡不著了。麥利西已顯得神志昏迷，他歇私的里地笑着唱着，和哥罵着，使其餘的人精神非常不安。

當天亮時，他們決定了惟一能救他性命的只有割斷他的腳蹼。但所有的施行手術的工具只是一把斧子，又鈍又誘，他們又沒消毒和麻醉劑，真是好辦。

麥利西的神志還清醒，雖然身體已經很衰弱了。他勇敢地接受了施行手術，也在最後一刹那，雖然大副那樣有決心，也終於失敗了。

「勇敢些，老朋友，他說：『我們不久就會被救，那時定會有相當的醫生給你們治療的。』」

麥利西無力地微笑一下，閉上了他的眼睛。當他們把他的口糧給送過去時，他告訴他們把那些東西送給他更需要的同伴吧。第二天早八時他無言地，默默地死了。水手們互相凝視地呆重着。這真快！那怎麼會可能。他們在旁邊無力地站立着，被那可怕的死的終結所委頓了。唉，大副所能做的只是下令埋葬死者了。建波斯考德和機械師將那屍體抬過船艙，慢慢地沉入大海。他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包裹它，也沒有什麼可以使它沉入海底的東西。只好讓屍體在浪濤上漂去。他們注視着它，一直到看不見時才低下了頭。

在第十一天，大副忽然得了一種內臟衰弱症。他時時在嘔吐，痲痺。他面部已變作鉛色，一條條的至是苦痛的痕跡。他的肌肉雖然被太陽燒焦了，却是無生氣，整個地呈現着土黃色。

他用顫動著的手寫了他最後一次的航海日誌：「救生船貯藏食物之建備：最低之限度應有兩桶淡水，罐頭數筒，如挑，麥，薯等等。」

九月四日那天，大副已衰弱得不能移動了。他已不能再指揮船上的一切。午間的時候，他們用完了他們最後的淡水。片刻後，船忽然間被浪湧到偏處駛去。舵那兒却一個人也沒有。砲手想尼將拿起舵柄來，忽然臉朝下跌去，漂遠了。想要去救他，是決沒有一點用的。

又過了兩天，天上還不見雲影，好像是注定了這次大難終無逃生之望的，舵柄又被一陣大浪沖了去。他們只好用搖船槳來代替它繼續向前航行。多時後，大副忽然用肘支着立了起來，鼓動着凹入無血色的嘴唇吃力地說：「我要去了。誰跟我來？」

「我去，」機械師說。

大副注視着他的同伴：他們都失望地搖着頭。這目前死寂的氛圍使他們呆住了。他們無言地望着那兩個自裁的人走向死亡的途程。

「等一會，」機械師說，幾乎是愉快。『我得拿點東西吃喝他一下。』他從海里打上一罐水來，貪婪地一飲而下。隨後又將一塊餅乾用水弄軟了吃下去。

大副將刻有名印的指環脫下來交給威迪古伯。『把這個交給——我母親——要是你能够回去，』他喘息了。『向西方一直努力奮鬥吧！』

大副和機械師拚命地奔向船首。撲通一聲，水花飛濺了上來。

現在僅存的三個人沒有一點能維持他們的生命的东西了——他們沒有水，沒有水餅乾也等於廢物了。穆木時時在發狂，威迪古伯和建波斯考德衰弱得幾乎不能繼續搖上一小時的船。但他們三人對生命却依然強地抱着希望，珍惜所剩下的精力。

終於在一天早晨，穆干從他躺着的的地方站了起來，用一種清楚而急遽的口吻說：『我想我到街上喝一口水啦。』他向船尾三腳兩步地飛奔而去，一下跨下了船沿。當他的身體再浮上來時，已經被海浪漂得很遠了。他再也不動一動，也沒有呼喊一聲。建波斯考法和威迪古伯彼此互相凝視，說不出一句話來。從安格魯撒克遜號逃出來的七個水手，現在向剩下了他們兩個人。

到晌午的時候，他們乾渴得太甚了，建波斯考德再也不能忍受這種苦楚了。他忍無可忍地喝了一口海水。可是傾刻之間，他大加嘔吐，吐完了死挺挺地躺了許多時候。

痲痺的苦痛撕裂了，威迪古伯的內臟，他僵硬地仰臥在船板上。他痛苦得拼命地翻轉，用手緊掩他的肚皮，不時發出瘋狂的哭聲，歇私地亂喊亂叫。

(未完)

一路河素描

深長悠遠的年歲 蓬勃宏大的歷史

距離北京四十里外的通縣城南，有一座叢鬱稠茂的校園，蒼翠中用掩映着幾座樸素的樓舍，這個幽雅娟秀的校園，便是潞河中學。

在廣漠的操場東邊，有一座金碧輝煌的唐博氏亭！亭下有一條碧藍澄澈的協和湖！堤畔楊柳垂岸，每值春夏，各種花卉，嫣紅紫紫，蜂飛蝶舞，處處是一種可人的感覺！當這深秋的當兒，草茵欲枯，木葉辭枝，紅葉掛滿了樓臺！每處都蘊藏着十足秋風味。

潞河是基督教會立的學校！她孕育了一位健壯的慈母，也許是上帝賜福吧！她產生了許多有為的人才。他們都運用慈母賜給他們的智慧，為國家，為人們，開闢着光明的道路！

校長陳昌佑先生，以及各位教職員領導之下，五百多位同學隨着這一線慈光奔往光明的大路！各位教職員不僅將內心的學問，用薄薄兩片舊傳授給大家，還用表露表演，把活的知識。真確的表演在大家面前，這却是一種完善的教學法！這樣五小時的表演，却抵了一週的教室中的聽講呢！我希望現在在各校的課程，都步入這種途徑！這樣不僅會證明一切功課的真實！還給上課就瞞的同學，一副興奮劑呢！

本學期投考的同學，約有三百人，全是遠道跋涉，慕名投訪而來！有的遠自山東，山西。我也是本年度，考入的一個，現在初中一年級，潞河有深長悠遠的年歲！蓬勃宏大的歷史！所以促成許多人仰慕的心情！

潞河全校分為十六村，如紫微、桂魄、抱秀、五槐、望湖……等！菊隱村是我的故鄉，各科的大哥哥！小弟弟都極其親愛！每當下午三堂課罷！鏗鏘地琴聲，優美地歌聲，處處充滿了快樂的空氣。

尤足以慶幸的，便是每位同學頭上仍頂着一撮黃毛！學校當局未加以干涉，還沒什麼遺遺大難！潞河同學「智」的方面，每位同學都埋首苦讀，每日早晨，曙光微露的時候，湖畔，樹下，便有許多同學喃喃誦讀了！關於「德」的方面，在着校訓——人格教育——薰陶之下，多數同學，又是受着宗教洗禮的！每位同學都是潔身自好！十足的完人！談到「體」的方面，假如你是清楚潞河的，必伸一伸的大指，說一個「棒」字！的確每位同學的體育成績，都站在水平線上！這裏有廣漠的操場！完備的運動器具！經驗宏富的導師，富於體育天才的同學！所以才負有這樣的盛譽！

總之潞河是一個樂園！我現在陶醉在她的懷抱中，她賜與我温情！使我更發奮起來！現在我應抓着真理！開始我的新生。

一輔一中一近一訊

加強國文課程

前些日子，林主任召集各班國文教員討論加強國文程度一事並議定：
(1)初中學生作文最少二百五十字；高中中每最少三百五十字。(2)高中中須寫日記，每週最少五百字。(3)高初中每指定三種課外參考書，於一學年內讀完，各做一讀書報告交給國文先生。(4)各生在家中應先預備所要講之一課之生字及難句。以上各條，現均已實行。

添設德文研究班及提琴研究班

在上星期一的每週調話時，林主任報告現在添設德文及提琴研究班各一，德文班限高中生參加，提琴班限初中生參加，望速報名。衆學生們聽後，皆面現喜色，報名者甚為踴躍。

圖書館添購新書報

圖書館近日頗有起色，雜誌方面已有科學畫報，每月科學中和月刊，吾友三日刊，華文大阪每日等多種。報紙有英文時事日報。此外尚有一「宗教色彩」之小說二十餘冊。故每日閱覽者頗多云。

草原

標準兒童讀物

子國月信	著者	\$0.24
幾人	編者	\$0.24
小朋友和夫	編者	\$0.20
大小水給	編者	\$0.18
給睡	編者	\$0.20
睡	編者	\$0.24

北京琉璃廠存古編局
曲園出版社
電話三四四二六九號



友寄運動

徵求姊妹的子女

已度過了二十一個秋天的我，因了其他緣故，便由避居勝地，來在這地兩生的異鄉，借住在一個學校宿舍裏，每日往來會社去服務，担任著事務及會計的職務，以上是我每日的大概工作。

我的性情過於急，有一種強強的心富感情，辦事有勇氣，直爽，雖已步入了社會決沒有那些虛偽的假面具，對於任何事情始終是心口一致，不會做那些鉅心問的事情，甚而說些很幼稚的話，終不覺自己是一個成人似的然而有時也很莊嚴而有人說我對人似冰一樣的冷靜但是我決自認是個最富熱情的人，可是不能把熱情亂施我的嗜好是唱歌和樂器雖然並不擅長，也將游泳旅行划船現於公餘之暇正學鋼琴，而且還有學其他的野心。

我一生最羨慕那些有兒女的他們，是多幸福，可是在家中地位居及今雖借此機會徵求我的性情相同兒姊，一同研究個人嗜好。Z. S. (青島) (北京)

徵求相互勉勵的知友

我現就讀於某技術學校，我的性情平時常愛談笑，但有時也會板起臉來！日常最愛看幽默小說及小品散文等；但絕不似曹吳子那樣過火的死讀。口琴，台球，乒乓也是我所喜好的，可是全不十分精熟。至於市場的阜其得球兒也常去；可是沒把握估勝。然而我不願意把青年寶貴時光完全消耗於玩兒的一途上，所以我誠懇的徵求能於用功時用功，玩時去玩，的知心朋友，作為課下相互勉勵的伴侶；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在等待你們的來函呢！

No. 282 (北京)

研究音樂的人

男性，在某校音樂系念書，新到北京不久，有時頗寂寞難耐，使我明白了友誼的含意，而知已恰如喬爾，寂寞難耐，我的希望，第一，因校中鋼琴之時間之分配與限制，感到練習之不足，我的新朋友如有鋼琴，能在每週尾有條件的或無條件的給我三數小時的練習，第二，當然，我願是個音樂的欣賞者，並願知道音樂對音樂的態度與見解，及您在音樂上的修養與環境，第三，性近音樂的人總是比较溫和的，應徵者申請不要有粗魯的人，固然我本免身未有一點癖性——或者任性。

No. 283 (北京)

小學教員徵友

我是個青年小學教員，雖然人謂一家有兩富，不做孩子王三教書十年不富，一年不教就窮。但我覺教員總有自榮處，尤其現代的小教，事業清高神聖，姑且不論，兒童愛的偉大，咱也不提。試問我們不來辦教育誰來辦教育，等學工的？學商的？還是外國人呢？你認為這見解觀念不錯的話，不妨先信箋往來研討國家命脈的教育。

我愛愛文學，尤其小說，尤其是故事事實複雜難生動而有力的小說。曾林過幾篇，報副刊露過面兒，也從雜誌上印成鉛字但我氣貫過於濃厚，所以理想友人是嚴肅的理智的是開導我的。

No. 284 (保定)

精神無所寄托

我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現在某學院攻讀，最喜研究日文，國文，文藝與社會科學，而我性情是一個沉默的人，我保這難放，而在北京求學者，精神無所寄托，若有其性，而志趣與我同者，我在熱烈的企待者。

No. 285 (熱河) (北京)

尋廣東音樂的姊妹

我現在剛步入了高中，是一個喜愛文藝而又喜愛體育的女孩子，雖然喜愛，但是都不擅長，可惜！因為我不喜交際，雖然有許多同學整天在一塊，可是沒有一位知己，所以現在帶了這塊地，想交幾位和我性趣相近的姊妹們，做一個知己的朋友！再會訴諸位姊妹們一句：「我喜歡外國文，還會彈一點廣東音樂」。

No. 286 (濟南)

能解除我的鄉愁的朋友

我是一個不滿十八歲的男孩子，當我於今年的暑假，離開了我的故鄉(天津)，來到北京求學。

現讀於西城某校高中。不信任何宗教，最喜喜體育，尤其是籃球，又喜愛日語，及理化，將來頗有赴日本留學工業的思想。我的為人，頗直爽，慷慨，忠誠，並且最富於情感。

現在呢！我一個人在這離故鄉二百四十里的古城，時時感到一個人的孤單生活著，有些寂寞，感覺十分悲觀，悲觀，悲觀，所以想得到一個朋友來互相研究一切功課，使我得一個安慰，免去思鄉的思想，我現在以十二分的熱誠，來等著同學們的佳音。

No. 287 (冷華) (北京)

凡對於本報「徵友運動」的意義有正確了解，而能遵守徵友運動規則(詳見本報第一期或六十一期)的讀者，均可來信參加，其希望與刊登之各徵友者通信之讀者，亦可將函件寄交本報(徵友運動組)，除必須另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以備本社存案外，函中不得附加通訊處，署名隱匿，並附帶貼足郵費之信封一個，經審查認為適合後，當即代為轉信，但一切須遵守徵友規則，否則不加過問。

集信徵友第一叢書友吾

〈告訴你怎樣和未相識的男女朋友通信——指導你怎樣去獲得未相識朋友的友情〉

參加徵友運動的人不可不讀

每冊實售國幣一圓

吾友報社發行 各大書店及報販均有代售

My Friend

A College Built on Faith

Mary McLeod Bethune

(Continued)

The only solution was to stop renting and build our own college. Nearby was a field used as a dump and called Holl's Hell. The price was \$250. In a daze the owner agreed to take \$5 down and the balance in two years. I raised the \$5 selling ice cream and sweet-potato pies to men in construction gangs. That's how Bethune-Cookman College started.

I hung on to contractors' coattails, begging for sand and second hand bricks. I bargained with carpenters, mechanics and plasterers for a few hours' work in exchange for tuition. Slowly the building rose; the name over the entrance still reads Faith Hall.

Almost more than money, I needed influential friends for the school. I wanted an advisory board of both white and colored people. So I wrote letters to winter visitors listed in the newspapers. One of these letters went to James N. Gamble, of Procter & Gamble. He consented to visit our school, and after a tour of inspection agreed to be a trustee and gave me a check for \$150. For many years he was one of our most generous friends.

One evening I arranged a meeting in the lobby of an exclusive hotel. My audience was six people only. Sick at heart, I nevertheless threw all my enthusiasm into that speech. At the end a gentleman dropped \$20 in the hat.

Next day he reappeared and said his name was Thomas H. White. He asked where the shabby but immaculate straw matting on the floor came from. I said, "The city dump." The crowning touch was a broken-down Singer sewing machine which he saw in our dressmaking class. When he left he pressed a check for \$250 in my hand.

The following day he returned with a new sewing machine. Only then I realized that Mr. White was Swager's principal competitor. And he brought plasterers, carpenters and materials to finish a partly constructed building. Week after week he reappeared with blankets and sheets for the children, shoes and a coat for me. And when he died he left a trust of \$67,000, the interest to be paid "as long as there is a school."

Do you wonder I have faith? Often we have lived from day to day; but during 35 years we have never had to close our doors. At moments of greatest need, help has always come.

(To be continued)

一所建立於信仰上的學院

巴格達譯

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停止租房而建起我們自己的校舍了。在學校附近有一片叫做地獄洞的堆積垃圾的空地。標價是二百五十元。胡里胡塗的，地主竟然同意只先舉五元錢，而明以兩年付清。我於是就向那些建築工人羣裏去兜售冰激凌和甜薯餅，以籌集那五元錢。這就是白裘恩師學院的起源。

我在那些包工程人的衣襟後面追隨着，向他們乞求一些沙子和舊磚頭。我給木匠，機械工人和泥瓦匠做一些工作以換得一些教育費。慢慢的建築物直立起來了；大門那兒的名字直到現在還叫做「信仰堂。」

爲了學校，我需要一些有力量的朋友幾乎比金錢要緊。我需要一個包含白人和黑人的董事會。於是我就寫了一批信，給報紙上登出的那些冬季來避寒的人們。這批信之中的一封信選到波勃科目和甘拜爾公司的詹姆斯·N. 甘拜爾那兒去了。他答應了來訪問我們的學校，而在一次視察旅行之後，他就同意了做我們的一位董事，並且交給我一張一百五十元的支票。許多年來他都是我們的最大方的朋友中的一個。

一天晚上我在那家僅有的旅館的接待室裏安排了一個招待會。我的聽衆只有六個人。雖然是疾然於心，我也將我所有的熱情灌注到那次的談話裏。在這會的末了，一個紳士將二十元放在我的帽子裏。

翌日他又來子，並且說出他的姓名是托馬斯·H. 懷特。他問到板上的那些破敏却又非常整潔的草席是從那兒弄來的。我告訴他，「從城裏的垃圾箱揀來的。」而最大的感觸是他在我們的縫紉班上看見的那架破敏的星格爾縫紉機。當他離去時，他在我手裏塞一張二百五十元的支票。

下一天他帶來了一架新的縫紉機器。那時我機曉得懷特先生是蘇格爾先生的主要的競爭者。他又帶同泥瓦匠，木匠和一批材料來完成一座已經建築了一部份樓房。以後一星期又一星期的，他再來時他給孩子們帶來毛毯和被蓋，給我帶來鞋子和外衣。在他去世時他留下了一筆六萬七千元的委託金，「祇要學校存在一天，」就由這筆錢支付利息。

你懷疑我會有信仰嗎？我們已經一天又一天的活下來了；然而我們在三十五年之內從未有過不得不關門的時候。每當有急需的時候，援助每每就來了。（未完）

In a daze 一時眩迷； hung on 追隨，依仗； winter visitors 冬天來避寒的旅客； listed in newspapers 在報紙上刊列姓名； an exclusive hotel = an only hotel； the crowning touch 最大的感觸， crowning 極峯； Singer 縫紉機之牌號， 勝家公司出品。（編者註）

友カ我

スタンレー探險物語(七)

一一 感激の對面

そのうちに彼は肺を病、血痰を吐くほどになりました。そしてアラビアの商人に助けられ、人の背におぶさつたり擔架に乗つたりして進みました。静養のためウチチに來ますと、ザジバルから送られてゐた必需品はもう大かた盗まれてしまつてゐました。彼は少し健康を回復しましたがまた探險の旅に出でナイル河水源地帯を實地に調査しようとしたがまた病氣に冒され衰弱がひどくなりました。その上兇猛な蠻人におそはれて幾度か危険な目にあひました。キョクウウチチに引返してみると荷物を取つてゐたアラビヤ人がもうリヴィンクスを死んだものとと思ひその品物の大部分賣りはらつてゐました。それでも彼はなほ強い精神力を失はないうれぬ荷物の到着をまつて更に探險を續けるつもりでゐたのです。

ラビヤ人がその手紙をみな途中で棄ててしまつたのは手紙を託されたアラビヤ人がその手紙をみな途中で棄ててしまつたがといふことが後でわかりました。

リヴィンクスとスタンレーの悲痛な話しをきいたがらスタンレーはこれまで嘗ておぼえたことのないほどの感動に打たれ、リヴィンクスとスタンレーは數日休養するとともにウチチへ歸りつきました。一行は十二月十一日無事にウチチへ歸りつきました。

三 別離と任務

ウチチには幾つもの手紙や電報がスタンレーを持つてゐました。ザジバルのアメリカ領事から送送してきたものでした。そしてスタンレーはリヴィンクスとスタンレーの探險の目的を果したからにはひとまづヨーロッパへ歸つて行かねばなりません。ところがリヴィンクスはもうしたものでせうか。スタンレーはリヴィンクスとスタンレーに會つてから間もなく、將來のけしきについて相談しました。リヴィンクスはもう數人の従者だけしかをらず物も僅かしか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それらのものはスタンレーの方で補ふとしてもリヴィンクス自身自身の健康はこれ以上たうてい探險を續けられさうも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それで一時歸國して静養し充分に健康を回復してから再攀されるやうにとスタンレーは切に勧めました。

斯坦萊探險記(七)

胡謨譯註

一一 感激的會見

其間、他曾患肺病、甚而吐血。經阿拉伯商人的幫忙、有時背着他、有時用擔架抬着向前進行。等到爲了靜養來到奧基基時、由奧基基運來的必需品、大部已被盜走。他的健康稍微復元、仍然繼續他的探險旅行、擬實地調查尼羅河水源地帶。但是因爲胃病出發、結果身體變成了非常衰弱。加之、受兇猛蠻人的襲擊、曾幾次瀕於危殆。不久回到奧基基時、春放行李的阿拉伯人以爲李溫斯頓已不在人間、把大部分東西都賣掉了。雖然如此、他仍是不失他那堅毅的精神、在粗衣粗食裏勉強的渡日。等著第三次由奧基基寄來的物品到達、再繼續探險工作。

李溫斯頓的消息所以斷絕的原因、在以後才明白是因爲被委託送信的阿拉伯人、把這些信全在途中扔了。

聽到了李溫斯頓這樣悲痛的故事、斯坦萊受到了記憶裏不曾有過的感動。同時對於李溫斯頓的偉大人格不禁感佩得五體投地。斯坦萊休養了數日、便又帶着李溫斯頓出發到坦干尼卡湖北端去探險。

一行人於十二月十一日安然反抵奧基基。

三 離別與任務

在奧基基有許多信和電報等着斯坦萊。全是由奧基基巴爾的美國領事轉來的。那麼在達到了搜查李溫斯頓的目的以後、斯坦萊必須要暫回歐洲。

但是李溫斯頓是怎樣的情形呢？斯坦萊會見李溫斯頓後不久、便商量關於將來的事。李溫斯頓現在已經不過剩了幾個從者、物資也是剩了一點兒。這些雖可由斯坦萊的力量補充、而李溫斯頓本人的健康無論如何却已絕不能再繼續探險了。因之斯坦萊詳詳的勸導、請他暫時回國靜養、等健康充分回復後、再圖壯舉。

- 「註釋」 「おぶさる」 背着
- 「どうにか」 設法
- 「間もなく」 不久
- 「大かた」 大部
- 「送送する」 轉交
- 「相談する」 商量
- 「そば」 旁邊
- 「果す」 完成
- 「……しか……ない」 只有儘
- 「ややく」 漸漸不久
- 「ひとます」 暫時

文朝

鑽戒的夢

舒是

「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陸四爺是交了好運：自從接任以來，著實的弄到了不少油水。只是上峰這些日，時常派員查這查查那的，而使他不得不感到一些恐怖和煩惱；有時更感到一陣陣的不平。因為他想起賈八爺，何六爺，不是也照樣的貪贓舞弊，為什麼上峰一點也不去麻煩呢？

陸四爺推開客廳的玻璃窗，一陣晚風加雜着雨絲，吹到臉上，使他精神感到一些興奮。他看了看壁上的掛鐘，正指着八點，覺得該到上司陳三爺宅裏去了，因為今晚有個牌局；於是他喊了一聲：

「來呀！預備車！」

汽車像一陣怪風似的，載着陸四爺在馬路上飛跑，四圍激起一陣連綿不斷的水濺聲。他心裏想着：這些日自己的手氣實在不壞，陳三爺宅裏的幾場牌，便贏了二千多。四太太不是鬧着買一個鑽戒嗎，看吧！今天要再種上好運氣，就快差不多了。

到了陳宅，賈八爺，何六爺，已經到了，正自擺着一臉的笑容，陪着陳三爺閒談。

「慰忱——陸四爺的號——來了！好，我告訴你，這幾天我派了幾個，到你那邊調查調查，這也是不得已的事，總要遮遮掩掩旁人的耳目，是不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陳三爺越過了這麼一句不着邊際的話：像責備，又像勸慰，使陸四爺糊裏糊塗的打了一個冷戰。

賈八爺，何六爺，到彷彿都已經了了，怎關心的投過了一個警告的眼光，使陸四爺更糊塗了，只沒應道：「是的。三爺自管放心……」下面接不下去了，的確陸四爺也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牌桌預備好了。打了風，落了坐，「晒哩嘩啦」的洗牌聲，把庭院裏「浙浙漣漣」的雨聲趕跑了。

兩圈到底時，賈八爺，何六爺，面前的籌碼，一大半都跑到陳三爺的手邊，只是陸四爺的，還保持着原狀。四圈完了，不料陳三爺手邊的籌碼，也都流入陸四爺手中。他心裏樂開了花，就彷彿看見一支鑽戒，已戴在四太太手中，放射着迷人的毫光。

「慰忱！你手氣真不壞。來，再較量四圈。」陳三爺顯然有些不高興了。賈八爺，何六爺，也黑到了個促不安，時時對着陸四爺投送着警告的目光；但是陸四爺只一心一意的想着給四太太買鑽戒，却一些未曾理會，只興高采烈的說：「好！奉陪三爺！」

又是四圈完了，陸四爺又贏了八百多。出了陳公館，雨已止了，冷雲散去，寂寞的長空，和水洗過一般明淨。一輪秋月，放着清涼的毫光。

「慰老！明天晚上別出門，我找你有話談。」何六爺臨上汽車時，說了這麼一句：

汽車上像一陣怪風似的，把陸四爺載回了家。四太太還沒有睡，彷彿在等待着好消息。果然，陸四爺並不使她失望，又掏出了一千四百元說：「你收着吧！再有這麼兩次好手氣，你的鑽戒就算戴上了。」

四太太接着一個快樂的心情睡去。夜裏：做着美日的鑽戒的夢！次日傍晚，又落着連綿不斷的秋雨，緊一陣，慢一陣的擊打着階石。劈頭便說了一句：「慰老！六爺戴着雨來了。劈頭便說了一句：「慰老你要再照這樣往下搞，可就要撤職查辦了！」

「六爺！你聽見什麼風聲了嗎？是誰想毀我！」陸四爺出了一身冷汗！

「毀你？除了你自己還有誰？」何六爺覺得自己說得很幽默，「哈哈」的笑了。

「得了，六爺別說笑話。」陸四爺央告了。

「我真奇怪，你在外面也混了這麼些年了，連這些都不懂！」何六爺從眼角瞟了他一下，又說：「你想想，陳三爺是這裏面翻過勁斗的，什麼他不明白！你不要把他疏通好了，那還吃得開？別的先不用說，你看我和賈八爺，那一場牌不是送個千兒八百的；可是你卻犯了糊塗，認真的賭起輸贏來。這要是常了，不是自我苦吃！三爺左右四的派人調查你，這便跟你要過節；說句新名詞，就是給你一個暗示，懂不懂？其實要頂真了，誰也沒好處，誰肯幹這傻事？可是你也得有份人心，是不是？」

陸四爺出了一身冷汗。何六爺這一席話，彷彿一包紅靈丹，振通了他的七竅；又如同一杯高湯，把他降得心曠神怡。他又感激，又慚愧的還了這句：「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一個月時光溜過，四太太的臉色，沉得比陰天還陰慘；一邊還纏纏着：「得了！還買什麼鑽戒，別作夢了！你的手氣，近來怎麼還擱住千塊錢。她說是陳三爺打牌贏的，唉！我就沒有這個命！」

「真的，別作夢了！妳要是戴上了鑽戒，我會兒恐怕也帶上刑具，入了監獄。得了！妳等着吧，早晚給妳買一個就是了。」

陸四爺安慰着太太。

「監獄？買個鑽戒，也犯上叫妳去當強盜呀！」四太太還是沉着臉。

窗外起了一陣風，彷彿隨風飄來一句：「和當強盜也差不多呢！」陸四爺打了一個冷戰。

「監獄？買個鑽戒，也犯上叫妳去當強盜呀！」四太太還是沉着臉。

窗外起了一陣風，彷彿隨風飄來一句：「和當強盜也差不多呢！」陸四爺打了一個冷戰。



二是一她一錯了一二

犧牲在新舊思想交替時代下的弱女兒！

費德

桂姐已經二十二了，女孩兒到了這們大，就應當脫去少女的模樣，變成了大人。可是桂姐依舊帶着天真活潑的態度，看起來還不過是一個孩子。她好像從未想過她的年齡的變遷與將來的結果，只是一味的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

在從前，桂姐的家庭也是大家旺族。後來不知怎的突然衰微了。她便由千金小姐一落而為小家碧玉，雖然雇用的老媽子還是叫她小姐。

她的母親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從前過慣了尊貴奢華的生活。想起現在的老景不好，時常坐在屋裏嘆氣。她想不出什麼方法來安慰母親。有時她正同小姪子們玩的高興，忽然聽見老太太嘆一口氣，便馬上不玩了。靜悄悄的一個人站着，仰望着天上的白雲，再看看屋中的母親，也不由自主的嘆一聲「唉！」

桂姐是天生的聰明，自來的穎慧。小時並沒有讀過書，可是家中一切雜務都照應得來。尤其奇怪的是，如果電燈不亮了，或是電鈴不響了，她也敢毫不懼怯的去修理，而且修理得很好；不知她是從甚麼地方得來的知識。

但是桂姐說這年頭女人非得有點學問才有人要。所以到底送她進了一個中學。老人家做事沒有仔細的考慮。把她送進一個男女合校的中學。於是洪，那個壯健的青年，他的男同學，漸漸的與她相識了。她看着他那魁偉的身體，心裏表示着羨慕。只是說不出口來。他的一對有神而蘊着深意的黑眼珠，很有力的抓住了她的心。還有呢？他那剛毅有為的精神，和忠厚溫和的態度。她是愛他了。他也不知道。他的心快要跳出口來，因為聰明的桂姐愛他了！

在校園裏，在大街上，都要避着旁人的耳目。但是在公園就用不着總藏着了。丁香林中，太湖石畔，時常有他們的蹤跡。

一天下午放了學，他們又一同上公園去了。在後河岸的椅子上，男的攬住了女的的手，嘴角浮起微笑，注視着桂姐。她呢？低下頭看着地上的小螞蟻跑。

「你不是已經二十二了嗎？我也二十四了。我們都不小了呀。」

「真的，你怎麼不說話了？」

「我說甚麼？」

「隨你的便，愛說甚麼說甚麼。」

「我說：我說我們還不大。」

「哈：哈：聽這孩子氣的話。」

桂姐臉紅了，更說不出話來。忽然她一抬頭，把臉一板，又趕快把手奪出，正正經經的說：

「還談不到這些。我沒法跟我母親說。她老了，思想太舊。」

「你不新哪。」他帶着笑容。

桂姐把眼一瞪，背過身子去。洪趕緊陪罪。

「別生氣了，剛才說錯了一句話。」

「誰說錯了？」

「我呀，是我說錯了。」

她站起來走了。他也跟上去。在公園門口兩人分開。洪慢慢踱回家去。微笑着，面前浮起一個幻影：「漆黑的直髮，長長的眉，轉動流利漆着光輝的眼睛，高高的鼻子，鮮艷的唇，暈紅的雙頰。」他滿意似的笑了。

母親也覺察出女兒放學回家較常晚了。可也

沒疑心別的事上去。桂姐有了重大的心事。在旁人的眼裏，她與從前判若兩人。他的天真像是飛走了。飛到九霄雲外想捉也捉不回來。笑容在她面上消失。時常終日坐在屋中呆呆的出神，母親的呼喚也聽不見。問她怎麼了，却又說不出一封一封的信傳到她手中。她一接到就很快快的揣入懷裏。沒有人時自己偷偷的拆開看。她並未從那裏尋到安慰。一封信只帶給她一分愁苦。

應該不應該告訴母親呢？怎樣說才合適呢？母親現在是不是已知道了呢？她會不會着惱呢？桂姐心裏七上八下的沒有一點主意。她不敢明說。有一個無形的大勢力者頻頻告訴她在外面私自交朋友是不名譽的事。

她的飯量減少了。她一天比一天瘦了。終於因為病的關係輟了學。這一來更絕了她與洪見面的機會，因此煩惱越發增長，倒在牀上無力再起來。

纏綿病榻的桂姐最後被抬到醫院裏去了。在醫院中自然是舒服。可是每天有規律的生活她又過不慣。醫院中也有青年女子。但是她們有她們的男友時來探視她們的病勢。她們是快樂的，不像她——桂姐。她羨慕，她嫉妬。因而怨恨洪，恨不得忘了他。可是她也忘不了。

她簡直住不下去了。吵着鬧着要回家去。終於回到家中。家中雖不適於養病，却可以安下她的心去。

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了。她不知洪在那裏。她後悔當初不鼓起勇氣告訴母親。母親不會不答應的。這是她的錯，一個終身的大錯。「晚了，晚了，沒有機會了。我是一個快慣者啊！——這是她最後的思想。」

在一個月暗星沈的夜裏，寒冷的小風從窗縫間透進來。吹冷了她直挺挺的身體。





恨

宍子

「我終是屬於你的，直到死！」

在一個充滿了桂花馥郁甜香的會裏，一個雄糾糾氣昂昂的美少年傑，和那一羣女郎中最美麗的娜相識了，那那一對秋水似的大眼，富有曲線柳條似的身軀，和那有着深深酒窩蘋果似的小臉，永帶着微笑，不知會吸引了多少人的注視，他終於認識了傑，她理想中的人物，那紫黑的面色，那炯炯發光的雙眸，那寬寬的肩，凸起的胸襯在那高高的身軀上，真是英武極了，更配上他那一身筆挺的軍服，在這龐大的一個聚會裏，唯有他倆一對兒，他們是神的兒女，他和她似在厭了這噪雜的喧嘩，和那一些個不俗的景象，終於躲開了這些，到外面去，到幽靜的外面去，這正是一個初秋的夜晚，明月高掛，照穿了這株藤蘿架，那明亮的光芒，照透了這兩顆相映的心，這一對初識的伴侶，由於談笑中，她知道傑，他是一個他鄉人，那一個飛行的將領，那渴望中的英雄，她最崇拜的偉人，那一個縷的情絲，繞住了這兩顆赤子純潔的心，傑自從識了娜，他那一顆寂靜的心，又跳躍了起來，他又覺得一切是有希望了。

娜在崇拜，敬仰中的這位英雄，這位偉人，她理想中的英雄的偉人，她未來的情人，理想中的情人的傑，他們由友誼，而過上了愛情的大道，他們變成了愛神下的寵兒，他們覺得他們的生活是太美滿了，也確是這樣，每一個幽靜的處所都滿了他們的足跡，和那掩掩的雙影，和那切切的私語，他們的確是成了愛神的寵子。

一個明朗的月夜裏，他倆依偎在一顆梧桐的樹下，仰視着青天。天上

的明月，和那月邊燦爛閃爍的羣星，傑在凝視着出神，口裏不知覺的在說

「娜：哪你是那天上的明月，我是那月旁的明星，然而我何時才能伴

着你，永遠的伴着你？」聲音是那樣的低微，那樣的溫柔，他張着口，似

在那切切的盼望着一個美滿的回音，然而那回音，是帶着怨恨和悲哀，內

心似乎深處的蘊藏着苦衷：

「傑！我永遠是愛着你，我永遠是屬於你的，直等到我死。」聲音是

有些悽慘，她畫不住的淚落了，然而那頑固的父親，他爲了愛我，他

會說過，說你是一個飛行的人，這正是我崇拜你的意思，然而父親他却說

作飛行的人，性命總是在危險中，他要你放棄了你的事業，他才肯答應

我們，我們的事，傑！

傑他呆立着，兩眼瞪視着，有些怕人，他緊握者雙拳，他在恨，恨這

不達事務的人，奪取他們自由的人，他笑了，笑的是那般的猙獰，是充滿

了憎恨，這無情，冷酷的擊斃，他忘記了一切，甚至忘記了娜在他的身旁

，他似在發神經似的說：

「放棄了我的事業，我這飛行的事業，但是我爲了女人，爲了我這

愛着的女人，我能爲了將來的享樂，溫暖的享樂，能放棄一切嗎？能放棄

我爲國家犧牲的精神嗎？」他臉上的表情變化得很快，這表現他在心裏是

怎樣劇烈地掙扎着，他咬着下嘴唇皮，緊皺着眉頭！「我是青年，」他又有

憤的說，在加重的語氣的說：「我是青年，我是有爲的青年，不錯，我是有

爲的青年，我不能爲了這個犧牲了一切，我不願享安樂，安樂！安樂他不

是屬於我的，不是屬於我們有爲的青年，」聲音是那樣的堅決，那樣的慷

慨，終於理智勝過了感情，爲了國家的生存，爲了民族的光榮，他甘願心

亡，他甘願犧牲了一切，他一生的幸福，安樂，安樂不能勝過他怕死的心

，勝過他犧牲的精神他更是偉大了，更是雄壯了。娜！她被這強有力的話

就服了，畏縮了，她哭泣了，倒在傑的懷裏抽咽着，是那樣的悲慘，可憐，

要軟化了人的心，然而傑他又記起了他那已死的哥哥，最愛他的哥哥，會

這樣的說過：「傑弟！你，你要爲國家爲民族而犧牲一切，他更加强了自

信，這樣是對的，這樣是光榮的，他要這樣作。他想起了娜，倒在他懷裏

的娜，他知道她已是過份的傷心了，他勸她在說：

「你不要太傷心了，我們終是會成功的，你等待着吧！我們要戰勝這

陳腐的思想，妳能耐心的等待嗎？」

「你不要說了，我永遠要等待你，我不會違反了你的意旨，我們等

待着吧！」傑他高興的微笑着。

這已是夜深了，秋夜裏，有些冷爽，傑送了她歸去，他也回去了。

一個清早，傑冒着大霧，來哪的家裏告別，因為他就要被開發到別處

去，當那得到了這個信消，已哭得成淚人了，傑在安慰她說：

「娜，我不久就會回來的，妳不要過份傷心了，妳要保重，我以後會

來接妳的，但你要答應我，你要永遠的在等待我。」

「傑！你不要壓迫我了，我的心將要碎了，我不是早已告訴過你了嗎

？」

他又憶起了那一個明朗的月夜裏，她會說過：

「傑！我永遠是屬於你的，直等到我死。」多麼一個強而有力的話，

他高興的狂吻着娜那紅雙頰，他終於離去了，飛到他鄉去了。

在一個霧氣瀟瀟的空氣中，他們起飛了！飛到異鄉去，不幸終於臨到

他的身上，也算應了娜的父親的話，「飛行的人，性命總是在危險中。」真的因霧，傑的那隻飛機，碰上了一座在雲霧中聳立的石頭，一個大的聲音以微，接着這只小艇便從萬丈的高空被擲下來，他努力的逃脫，他終於將他那艘機似的硬臂，犧牲了，他被送到醫院去，性命總算得了保全，然而他是已成了缺一只手的廢人，用右手寫了一封零散的字跡，寄給那天，足表示他是有着意外的發生，然而娜也確實知道了，由報上得來沒見他的消息。這個震動使她那脆弱的芳心將要震碎了，她知道是會有意外的事發生了。

傑的信完全被娜的父親扣留了，假言的告訴她，他的愛女，傑是死了，因為娜的父親已知道傑是缺一只手的殘疾，他為了他女兒將來的幸福，他早已為她選中了一個可人的夫婿，豈知道正是毀了他們的前程，他們的幸福，他們的青春。

傑！他在恨，恨他自己已是一只手的殘廢了，他恨他的遭遇，是如此的不幸，他不能為國盡忠心了，然而他却有了自慰，他覺得他可以同那永遠過那美滿的生活了，因為他從此不能再作飛行的事業，這不過只是困苦中的自慰罷了。他又何嘗不覺得這災難會毀滅了他的一生，他一生的偉大事業呢？幾封信的發出，娜竟音信渺然了，他感到了意外的灰心，失望，他以為傑已經死了，他以為傑已經死了，他以為

|| 與 羣 聲 || 昌年。

羣聲——

秋深了：
楓樹已經一滴一滴地落着紅淚，牽着秋的衣服哀泣着，秋彷彿告訴她：『你不要悲哀，天下沒有永遠不散的筵席。』她落盡了紅淚，放開那飄然而去的秋，惆悵地望着那越來越高高的天空，她不由地又戰抖了起來，她怕那藍得可怕的高空，一旦離開人間飛去！

羣聲！你也有這樣相同地感覺吧！
午夜裏，看了你的信，同時也像楓樹似的落盡了我的淚，沾濕了我的衣襟。

我的心中充滿了無限地悲憤，為甚麼那些不如意的事，都臨到我們的身上；我惟有壓制着心頭的悲憤，使之移到紙上來，然而文的效力究屬有限，它不能寫淨這些沉痛的發抒，就是寫淨了，究竟何補於事？

你說近日的環境，已使你如同秋水一樣地冷靜，真能長此下去，未始不是幸福。

無如你那顆熱烈的心，恐怕不能使你表裏如一吧！過於壓抑的結果，怕是已經浸溶在濃烈的悲哀之中，受了它整個的洗禮。

你需要從悲哀的氛圍中自拔，要從禮教的桎梏中，解脫開你自己。你既知你生在這虛偽許誣的人間，更要知道真誠與坦白，是從你走上自轉自來的途徑。

我們同是沉淪於冷酷環境中的人，要習於理智，用銳利的刀子剝出我們的感情，要在這含着世故成分的理智下，負着煩惱悲痛的重擔而生存。

夜深了：
肅殺的寒風追趕着那羣羣地落葉，從東面的角落裏，跑到西面的角落裏。昔日的繁茂華貴，再從何處去尋？人生何嘗不是如此呢？

羣聲！燈油將盡了，窗外滲入了明月的萬丈銀光，引起了詩人們的情緒，鼓盪起來遊子們的心弦，夜鶯又嬌啼了兩聲，這是生底顫動，靈底喊叫！

疲倦了，明天我還有許多應做的工作。
不知道封信能否減少你一些苦悶？

終是不成爲事實，她會顧慮到她那慈愛的母親，愛她的母親，所以她仍存
在世上。
父親的壓迫，母親的勸導，她被迫而同衛定婚了；那一個P城的首富，珠寶商的兒子，在他的父母覺得是滿足了，然而娜却有說不出的苦衷，芳心將要碎了，香淚也將要罄了。

傑到的那天，正是娜與衛的婚期，傑知道了這個信息，而悲怒的跑到禮堂去，參加這個盛會，他見了娜，她是更美麗了，襯着一件潔白的長紗，和一束淺紅的鮮花，已不可分出人面桃花了，那蘋果似的小臉要比一朵初放的花蕾更要美麗，心中充滿了怒火，他覺得那是一個平凡的女子，他在這歡揚的樂聲中落淚了，娜無意中，他倆的視線相逢了，她又見了那已死的傑，別了半生來的傑，已是缺了一只手臂的殘疾，她落淚了，而昏倒在地下，不安願在每一個來賓的臉上，傑他不自主的跑了過去，在地上在在那蘋果似的臉已是蒼白了，他也心酸了，他在叫：「娜，娜妹，傑，愛妳的傑回來了，」她微睜開了雙眼，看了看他，勉強的說：「傑！一切求你原諒我，我不能做擋周圍的勢力，我是弱者，現在，我仍然是屬於你的，」她大聲的哭了，而又人事不知了，傑的恨娜的心傾蝕了，他又在恨那一切壓迫他們的勢力了，那頑固的父親，那奪取人家自由的人，憤與恨塞住了他的心坎，因而他將要窒息了，而昏倒在地下。



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母親的男人

(五)

十之今各譯

行復行，當走近前而轉彎的地方，忽然在視線中現出兩部車子，看那疾駛的速度，像是在競賽，車身左右擺動着，雪在後面揚起，又落下來，儼若兩隻凶猛吃人的野獸。

轉眼間，兩部車子已駛近來，萊福告知我向他們攔住，預備開往路邊，他緊攏住挖地盤，開足馬力，就在我們的車子將進到路旁地時，那兩部猶如醉酒踉蹌的車子，風掣電掣地飛過去，我合閉着眼睛，屏息住呼吸，讓命運之神來決定在人間的去留，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我已帶倒在萊福的懷抱中了。

雪，愈落愈大，車輪已半被埋沒，這是一個不平常的狂風雪，怒嘯的狂風和急落的雪，摧擊着車板，車窗玻璃，已結起堅厚的冰層，只有少許空隙可以透視。依照情形，我們不能再繼續前進了。萊福走下車去，開始除雪的工作，他先使車子從積雪中露出來，繼而清除了四圍較大的雪塊，讓車子從新回到大路上，這確是一個繁雜而辛苦的工作，然而萊福却因此而罹患了一個性肺炎。

那天，回到家中，已是將近午夜的分時了，萊福的衣服，盡被冰雪浸濕，我預備紅茶給他喝，他全身打着寒噤，四肢萎縮着，臉色是蒼白，神志十分恍惚，睡夢中時發着囁語。我知道他感受了極大的風寒，及至清晨醒來。他——萊福幾乎不能說話了。

幾天來，醫生和我照料着萊福，看着他徘徊

在生與死的道路上，與生命拚着劇烈的爭鬥，與病魔奪取最後的勝利。一天下午，醫生告訴我，萊福的病將漸漸有起色，囑咐我可以稍事休息一下。萊福微笑着「親愛的，靠緊我，我要你在身邊降下，你為我要珍重你的身體。」真的，我心

身太疲困了，當我靠近萊福身旁睡下後，不久便沉沉入夢，這樣，有若干時間，我不曾轉醒，假若命運之神不叫我惡作劇，不要我遭受事變，讓我這樣一直睡下去，也不至幻滅了我快樂的泡影。但是，宇宙事物，却不是理想中那般美滿，等我睡夢轉醒後，我發現萊福已離去人間了。

在這裏，還需要我再繼續我的故事嗎？還需要我詳細描述我內心的情緒嗎？我想，你們一定可以想像出一個將做孩子的母親的女人，一旦失去了他生命中最親近，最信任，最熱愛，最忠實的戀人，那該是怎樣一幅情景啊！我崇拜他，我崇拜他，然而他的死是為了我仁慈，他的死是為了不願看見我失望，他的死是為了不拒絕他妻子的要求，我承認，我是他最愛的人，而是最愛的人有着殺人的行爲。

我，神志近于瘋狂，不能飲食，不能安睡，觸念到萊福的病亡，使我嘔吐，使我哭自己，我不願生存在人間，我要追隨萊福去九泉之下，我虔信只有「死」才能寬恕我內心的歉仄。但是，有一些事物，使我不致驟然離開，我有着孩子——有着萊福和我共同帶到人間的孩子，從孩子的身上，多少能尋出些希望和安慰，為

了萊福唯一留給我的愛的表徵，我不能輕易走

去。如今，只有傑姆——我們的孩子——和我淨清地生活着，雖然僅僅二個月的暫短時日，可是，萊福的影子依舊毫不鬆弛地緊握着我已磨得粉碎的心。每天，我親帶着肥碩可愛的傑姆，伴守着萊福曾經安睡過的床榻，哭泣、嗚咽。我不願離開充滿回憶的房間，做過多少恬適的美夢，但是，成長以後的快樂，做過多少恬適的美夢，但是，曾幾何時，家庭的歡樂，夫妻的恩愛，已經殘留着人間生離死別的慘痛傷痕。

母親回來看了我，萊福的病逝，她很難過，她勸慰我應該好好照顧着孩子，過分的悲傷，永遠獲不到靈肉上的安慰的。為了孩子，應該勇敢的生活下去。

最後，我答應母親一同到支加哥去，或許能變換一下環境，使我重新振奮起來；母親聽了很高興，當然是因為從此可以和她在長在一起，我們着手收拾行裝，預備搭乘清晨的快車出發。

我已經說過，母親的新夫，在我的意識中，並不認為他是我的父親，我憤憤着他與任何一個男子一樣，當我去到支加哥初次看見他的時候，竟使我為之傾慕而愛上了他。他是一個英俊而瀟灑的青年，他與母親怎樣由相愛而結婚，我並不驚奇，只是在離們兩人的外貌和秉性方面看來，確實太不相稱，從她們性形上找不出一個共同之點。

傑克待我很好，每當母親在面前的時候，他總是很善於應酬地和我談話，但是過着母親外出只留下我們兩人時，他便把嘴封閉住，讓自己孤獨起來，有時他忙於閱讀報紙或一些書籍，甚至我從他身旁經過，他都不理我。起初，我以為他一定不喜歡我，他的每次和我答言交談，僅僅是為了取悅子母親的欣慰，及至以後，我從各方面留心考察他的賦性，才知道他對另外每一個女人，都是保持着這種態度的。

(未完)

為誰鐘鳴

(完)

Ernest Hemingway 著
李漸 譯

「對了，」皮洛說。「你們兩個人都對了。我也是喜歡松林的，但是我們在這一帶松林裏住得太久了。同時我也在這一帶山裏住厭了。在這一帶山裏只有兩個方向可走，上山下山，並且下山祇有一條路，通到了民軍方面的城市裏。」

「你去過賽古維亞嗎？」
「什麼，就是這種嘴臉？這個嘴臉他們全都認識。你願意長得醜嗎，美人？」她向馬莉亞說。

「你並不醜。」
「怎麼，我不醜？我生來的醜陋。我這些年都醜陋。你，英國人，對於女人一點也不了解。你知道一個醜陋的女人真怎麼感覺嗎？你曉得有一種人自有生以來就醜陋，心裏還覺得很美嗎？這種心理很奇怪，」她把那一雙腳伸到小溪內，趕緊就縮回來了。「天呀，好涼。看那一個小水鳥，」她說着指點着「一隻灰色小鳥在小溪裏的石塊上跳來跳去。」這種鳥一點用處沒有。也不會叫，也不能吃。祇會上下的擺尾。給我一支紙煙，英國人，」她說着就拿了一支。從她的口袋裏取出了火石同鋼塊，把紙煙燃着。她吹出了一口煙，看了看馬莉亞同賈敦。

「人生是很奇怪的，」她說，從鼻孔裏吹出了煙來。「我能夠作一個好的男子，但是我是個愛過我，我也愛過許多男人。這真是怪事。聽着，英國人，這個很有趣。看着我，就是我這們醜。細細的看一看，英國人。」

「你並不醜。」
「不醜，不要騙我啦。否則，」她說到這裏大笑一陣。「你的心裏有些動了嗎？不會的。這是說笑話。不，看着我的醜樣。但是人與人之間總有感情的。如果他對你發生戀愛。他就變成盲目了。你也使你自己盲目。以後忽然有一天，毫無理由，他看出了你的實在的醜陋，他從此並不盲目了。同時你呢，你也感覺出來你的醜陋正同他看的一樣。於是你就失去了你的愛人，同你們的情感。你明白嗎，美人？」
「不，」馬莉亞說。「因為你並不醜。」
「你用你的腦子想了，不是用你的心臟，並且聽一聽，」皮洛說。「我現在告訴你很有趣的事。你不感覺興趣嗎，英國人？」
「是的，但是我們該走了。」

「什麼，走？我在這裏很舒服。那末……」她接住說，鄭重其事地向賈敦說話，好像在教堂內講書一般，又好像講演。「過了些時候，你也像我那們醜，婦人中最醜的，那末，就要像我所說的，過了些時候，這種感覺，自以為美的情感，就要慢慢的生長起來了。像白雲般的生長。等到這種感覺一生出來，是一個男子恰巧遇到了你，也覺得你是美的，就一切的順利進行了。現在我覺得我已竟度過這種時期了，但是牠也許會來的。你是幸運的，美人，你長得不醜。」
「但是我是醜的，」馬莉亞堅持着說。

「你問他，」皮洛說。「不要把你的腳伸在水裏，要凍壞了。」
「假使羅伯圖說我們該走，我想我們一定該走了，」馬莉亞說。
「聽你的，」皮洛說。「我跟你的羅伯圖一樣的對於此事有關，我主張最好我們是在溪邊坐一坐。這是我們所有的惟一的文明事。除此以外我們還有什麼事可以改變日常生活？我說的哪一句話對你沒有興趣，英國人？」
「你說得很好。但是還有別的事比談美與不美的問題更能引起我的興趣。」
「好了，我們談談對於你有興趣的吧。」
「在戰事一起的時候，你在什麼地方？」
「在我的故鄉。」
「阿威拉？」

「怎麼，阿威拉？」
「他波說他是阿威拉的人。」
「他說假話。他打算拉一個大城市作故鄉。是這個城。她說了個城市。」

「許多事，」婦人說。「許多事，都很可醜。甚至那些自以為光榮的。」
「告訴我，」賈敦說。
「那是些歌行，」婦人說。「我不願意在一個女孩面前講這些。」
「說出來，」賈敦說。「如果同她不相干的事，她不應該聽。」
「我聽得着，」馬莉亞說。她把手放在賈敦的手上。「我什麼都聽得見。」

「這不是你聽得見聽不見的問題，」皮洛說。「是我肯向你說不肯，說了使你作惡夢。」
「我也不致於因為聽一段故事作惡夢，」馬莉亞向她說。「你以為我們遇到了這們多事以後，還從聽一段故事作惡夢嗎？」
「也許要使英國人作惡夢。」
「你試一試看。」
「不，英國人，我不是說笑話。你看見任何一個小城市裏起事的情形嗎？」
「沒有，」賈敦說。
「那末你什麼也沒有見過。你現在看見了白波的情形，但是你沒有看見白波在那個時候的情形。」
「說一說。」
「不，我不願意說。」
「說一說吧。」

上海新亞藥廠製
 中國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吾友

訂閱：每月九册
 半年五十四册

壹元柒角
 玖元柒角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收。)

新亞藥廠華北辦事處

北京：東單三條胡同一號
 天津：英租界十九號路十六號

濟南：經四路德安里十一號
 青島：天津路十八號



神經極度衰弱之人
 何異行屍走肉

心靈與軀殼之間，司連絡傳遞之職者，即是神經。苟因思慮過煩，房事過度，操勞過甚，體衰多病，以致神經及性神經鬆弛，則各部器官遲鈍失司，人生至此，意義全闕。

賀爾賜保命

為國產男性賜保命之最新鮮濃厚者，專治神經系之聖品。治遺精早洩，性虛缺落諸症，尤其具特效。常時服用，確能却病廣嗣，轉弱為強。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均售藥房



Hormospermin